



【特稿】

細說倪匡的傳奇——專訪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

編按：二〇二二年七月三日，著名作家、科幻小說大師倪匡安詳離世，享壽九十歲，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接受訪問，追憶倪匡傳奇。潘耀明與倪匡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相識，為他出版過多部科幻小說、武俠小說以及散文集，更是沒代溝的老友，訪問中提及倪匡最後的遺作、從美回港的原因，生活中的軼聞趣事，不乏第一手資料。

●記者文藝（以下簡稱「記」）：您和倪匡是怎麼認識的？

●潘耀明（以下簡稱「潘」）：我跟倪匡先生認識時間比較早，大概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認識了，因為大家都在文化界，所以經常會在一些聚會上碰面。後來我曾一度主持過明報出版社和明窗出版社，將倪匡過去的一些作品整理出版，包括他的衛斯理系列和原振俠系列，還整理出版了他二十多部武俠小說，以及《倪匡說三道四》五冊散文集。

●記：除了工作，你們生活中聯繫多嗎？

●潘：因為有出版與作者這層關係，所以我們聯繫還算密切。後來因為他患有皮膚癌等身體疾病，晚期時行動不便，再加上他太太有老人癡呆症，所以我們很難再到外面聚了。平常逢年過節時我會到他家去拜訪，給他帶點水果及應節的食物，我們也是這樣慢慢成為朋友的。

實際上在倪匡晚年的時候，我還為他策劃出版了一套書，名叫《歲月留聲——倪匡有聲筆記本》，一套三本，是二〇一九年出的。這一套書裏收錄了倪匡的錄音講話，還有他早期的珍貴照片，也是倪匡最後的遺作。

●記：最後一次見到倪匡是在什麼時候？

●潘：我跟他最後一次通話是在三個多月前，因為他喜歡喝茶，恰好朋友送了我上好的綠茶，我就想着拿一些給他，但是電話裏他告訴我他不喝綠茶，如果將來有好的普洱茶的話可以送給他。當時他講話還是很流利的，我本來想找時間再去看望他，但是想不到他這麼快就離開了，這對我來說太突然了。

線下最後一次見面是今年春節期間，在他的家中。當時我們還一起拍了合照，現在再看這些照片，不禁睹物思人！

●記：二〇〇六年倪匡從美國回到香港，回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的太太，他是一個重視家庭觀念的人嗎？

●潘：倪匡早年比較嚮往風花雪月，套他的話說：「酒色財氣樣樣齊。」但到晚年他由絢爛歸於平淡，一直在照顧、守護他的太太，他經常說希望自己不要走在太太前面。但是因為他患有皮膚癌和其他很多毛病，還在醫院動過幾次手術，所以身體情況不好。他給我看過他的大腿，上面有很多手術留下的疤痕。他的腳也經常腫得厲害，後來走路都不行了，但他還是硬撐下去。倪匡本人比較樂觀，他說他死不了，因為還有



▲倪匡的鬼馬動作（潘耀明於二〇一四年一月拜候倪匡，攝於倪匡家）。



個太太要照顧，這也是他一直以來的精神支柱。他喜歡講笑，這種樂觀的生活態度非常可嘉，很多人年紀大了就喜歡唉聲歎氣，暮氣沉沉，但好像從來沒有聽過倪匡唉聲歎氣，所以我很佩服他。現在他走在了太太前面，這是一件令人非常遺憾的事。

●記：您認為倪匡是一個怎樣的作家？

●潘：他是個天才，他的創作可說前無古人，相信也很難有來者的。倪匡的寫作量非常驚人，他自己說他寫出的字數超過一個億。過去他曾在多家報刊同時開設專欄，最高峰時期，每天要寫二萬字。如果說香港有專業作家，那麼一定非倪匡莫屬了，其他作家大都是業餘的。

因為在那麼多作家中，只有倪匡及有限的作家是以寫作為生，他寫得太多了。各種題材都在寫，還能保持較高的品質。倪匡的文章讀起來是非常流暢的，情節總是曲折離奇和出人意料之外。

倪匡還有個好習慣，他喜歡閱讀，總是書不離手。內地作家的作品他也看，他非常關心內地的創作。他幾乎將內地所有好的文學作品都看遍了，他的書架上有很多內地作家的書，如余華、賈平凹、劉震雲、莫言、韓少功等等，他認為內地新一代的作家寫的小說題材比香港及海外的更加開闊、甚至表現手法更加新潮，而且文字表達也更流暢，引人入勝。

●記：您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倪匡的作品？您與倪匡有代溝嗎？

●潘：在我少年時期，金庸、倪匡的小說就已經很流行了，那個時候我看了不少。倪匡的小說給我最初的印象就是天馬行空，給了少年時期的我很多想像的空間，所以我當時算是比較癡迷。他的小說還有一個特點是受眾年齡跨度很大，



●文藝
訪問及整理

●記：倪匡身上有什麼是值得當下青年作家學習的？

●潘：首先非常重要的就是樂觀精神，倪匡在皮膚癌晚期及其他多種毛病纏身的情況下，從來沒有愁眉苦臉，該吃吃，該喝喝，該看書就看書。生活中見到他也總是笑容滿面，特別喜歡和人開玩笑。

然後是愛讀書的精神。倪匡喜歡讀書，他沒有一天是不讀書的，有時候他也嘗試在網上閱讀，他這種愛書、好書的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。

還有就是勤奮刻苦的精神，在倪匡的創作時期，他每天可以寫兩萬字，這對一般的作家來說是不容易做到的，而且他還是手寫的，一筆一劃爬出來的。不要說兩萬字，我認識的作家中的每天寫兩千字已不容易了。他給年輕作家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。

●記：金庸、倪匡、黃霑、蔡瀾「四大才子」其中三個都已離世了，老友的陸續離去，會不會讓您對生死產生新的看法？

●潘：倪匡的離世對我觸動特別大的。從他身上我也領悟良多，特別是他的豁達精神。人生在世，不能太過斤斤計較，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就行。現在社會變化太快，也太商品化，套劉再復的說法，是「器世界」當道，「情世界」在消退，我們無法預料接下來的任何變化，只需要過好這一天，做好這一刻，認真履行本份的職責就是了。

（本文圖片由潘耀明提供。訪問及整理者為《明月灣區》特約記者。）



▲潘耀明某次上門探訪倪匡，恰巧倪震（左一）來看望爸爸，照片中倪匡與倪震的笑容有幾分神似。（攝於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）

▲倪匡最後遺著《歲月留聲——倪匡有聲筆記本》（道、遙、遊，三本一套）。

【師說師文】

文學科令人聞之色變？

●聖保羅書院 蒲葦老師

文學班，夠人嗎？

文科仁是創新書院的中三學生，正準備中四選科。他從中文老師口中得知，原來學校三年前已不再開設中國文學科。他覺得很奇怪，近年不是很流行生命及價值觀教育嗎？為什麼報讀文學科的人數反而不斷減少？於是他開始嘗試多了解一下文學科。

「文學反映現實，寄寓理想。學習文學，可以探索生活和生命，感悟人生……本課程讓學生通過研習優美的文學作品，提高個人的藝術修養和品味；透過探索作品的藝術境界，分享作品中獨特而共通的思想感情，促進人與人之間心靈的交感互動，提高對人類的同情同感。」看到課程大綱這幾句，文科仁深深動容，他決心追尋文學的底蘊。要開班，自然要有學生，科仁決定在同級尋找志同道合者。

「才子，不要說笑吧，初中已經那麼多古文，你還要我讀多一些？」

「我們是男校，哪有人會讀文學？何況我完全不知文學是讀什麼的，又沒有人介紹。我們中三已開始讀數理化，起碼知道讀什麼。」

「我只需要讀兩科選修，文學可能排第四、五位，選不上。」



「文學科？中文科已經有十六篇範文，為什麼還要讀文學？」

「除了教書，文學科還有什麼出路？這年頭，我可不想教書呢！難道要做作家？父母最反對。」

「聽說文學科要求很高的，很難取五級或以上，我才不願冒這個險！」

「文學與中史是同一組，如果選文學，我就得放棄中史，我不願意，聽說中史現在很吃香。」

「我看過文學科那些作文題目，佔分多，又不知要答什麼，我怕自己不行。」

「文學科要校本評核，壓力太大了！」

「大學讀醫，一定要讀化學；大學讀中文系，沒要求要讀文學，也不見有什麼優惠政策。我讀中文科就可以了。」

幾乎每一問，都迎來一盆冷水，但科仁以為鏗而不捨，科目可開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全級最後有五位同道中人，科仁便喜孜孜地直奔校長室。

「文同學，我很欣賞你對文學的愛好，但你知道，學校資源實在有限。這樣吧，我們幾年前定了個高中開科門檻，是十五人。如果你能找到十五位同學，他們又願意聯署報讀文學科，學校會考慮再開設文學科。」可幸校長沒一口拒絕。

文科仁心頭一涼，之前還不怎樣，現在終於具體感受到冷水的滋味了。

●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盧敏芝老師

獨上高樓終不悔

驀然回首，中學階段離我已久，但貫穿整個情思敏感的少年時代，只有自己一直獨排眾議的艱辛歷程，回想仍歷歷在目。因自小熱愛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兩科，儘管校內重理輕文風氣極盛，而自己亦理科成績優異，但最後仍遞上剔選文科的選科紙。自此直至大學選科，整個中學生涯便一直在他人的「善意」中孤軍作戰：老師們多番找我面談規勸，同學們婉轉表示疑惑，父親與我爭吵不休……背後無非都基於「出路」二字。

後來我以為選科自由了，那個屬於我的時代已過去，卻總不時聽聞選修文學科的人數逐年減少，為何不選擇自己真正喜歡的學問？若對職業生涯如此重視，在畢業後至少三十年的時光中，能接受自己一直在做並非真心喜歡的工作嗎？即使從公開試的角度，聯招看的是整體成績，中三時好些成績不俗的女同學，選修理科後成績一落千丈；中五時有同學在文學科奪A，預科時卻為



了「有用」而改選經濟科，結果只取得剛好及格的成績。我常想這些語文能力頗佳的同學，若當年選科時忠於自己，今天的人生命運肯定不一樣。

從人類文明的角度，每門學科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，並無高下之分。學生學完微積分、相對論等公式理論後，將來就業難道會有保證嗎？世界瞬息萬變，學科是否有用，關鍵只在於個人專長和發揮；而站在祖先不斷增厚的巨人肩膀上，具有相同天賦的人將能夠看得更高更遠，並繼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。

感謝人類有文學，讓我可以跨越千萬里的時空距離，與古今中外偉大的心靈接通，通過各個真實或虛構的人生故事，毫髮無傷便已遊歷了複雜世情和擷獲經驗教訓，領悟到這個大千世界具有豐富多元的不同觀點，以至每當面對自己或他人的難題時，或借鑑印證，或自我排遣，或超然物外，而不致庸碌汲汲折騰於眼前世俗公因數。

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中論治學三境界，在抵達「眾裏尋他千百度……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」的最高境界之前，別忘了需先經歷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和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」的孤獨和堅持。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
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
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

【專題】

伶仃洋動黑的胸腹卻好像隨着呼吸，不急不緩地起伏，是那樣的悠然，如一首愜意小夜曲，全然不顧船上那個心頭七上八下的我……這片亘古不變的蔚藍，閱盡了歷史風雲，飽覽了人世滄桑，又豈是我們強加的「伶仃」二字就能囊括她的前世今生？

船過伶仃洋

譚健敏

十二年前仲夏，我和妻子剛到澳門落腳。她娘家在香港，我父母則在廣東新會。當時我供職科大醫院，夜晚常要坐巴士穿越大橋前往氹仔離島上夜班。巴士沒有直達醫院的，一般都在山腳下停站，我就乘着夜色，翻過小山坡，蹣跚走到目的地。

山坡右側是片小樹林。荒蕪的月色、縹緲的街燈、深邃的驚鳴，還有夜風拂過樹梢時發出的嘶啞沙沙聲，總讓我心有戚戚。在這座人生地不熟的小城，我和妻子相依為命，但她的存在並沒有多少沖淡我的孤寂。前頭是蒼白、嚴酷的職場，走在霧靄沉沉的大潭山下，形影相弔，不是恐懼突發事件，而是憂愁於自己走在一條通往未知世界的路上，像是刻滿了坎坷，掛滿了冰霜，不知為誰而生，也不知除了愛人，還該為誰而獲得前行動力。

直到有一天，走在半路上，妻子打手機告訴我，她懷孕了。

不是「狼來了」

於是在隨後大半年，我們過得忙碌而喜悅。再翻爬夜間的山坡時，我竟點燃起邁步的勇氣和生活的熱情。可愧疚仍無邊無際，因為沒有充足時間陪伴她。第二年年頭，她腹部已滾圓得很，似乎瓜熟蒂落為期不遠，而我們尚無澳門身份證，她只好篤定回香港分娩。肚子微疼時，她就趕緊前往外港碼頭，坐船到港島，再轉去觀塘的公立醫院留觀。我每次送她到碼頭，就只能到此為止，只能望着她同樣蹣跚獨行的背影，這背影因為懷着另一個生命而胖了一圈，走得那樣無助、匆忙而笨拙，走向的是一片漆黑而月色不明的海面。

幾小時後，妻子發信息告知我，已安全到了目的醫院，但在海上嘔吐了幾次。醫生說，還沒真到分娩之時。

這種情況往後又發生過幾回。辛苦一輪，當情況穩定後，她又得一無所獲地坐船返澳門。然而，這畢竟不是「狼來了」的故事！



▲黃昏下的伶仃洋。（明報資料室）



【專題】

網紅會過氣，潮流會過時，唯有藝術家和藝術精品青春永葆、魅力永在。

田漢作詞、聶耳作曲的《畢業歌》，冼星海作曲、張光年作詞的《黃河大合唱》以及《團結就是力量》、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！》等名曲，無不以歷久彌新的藝術魅力傳唱至今，贏得掌聲雷動、讚譽無數。

《東方之珠》乃羅大佑經典之作，歌詞沉鬱，旋律低昂。一唱三歎中，唱盡對香江故土的祝福、對華夏民族的認同、對回歸祖國的期盼，更唱開了萬千同胞心扉，激起強烈的情感共鳴。這樣一首站位高、格局大、輻射遼遠、凝聚人心的正氣歌，註定能夠穿越時空，超越時代，留名青史。

一座城、一首歌；唱者戚戚、聽者動容。羅大佑為樂壇奉獻經典，我們心懷感激。我們願意追隨回歸二十五年的喜慶腳步，在「夜色深深，燈火閃亮」的節拍裏，在「海風吹拂五千年，淚珠訴說尊嚴」的歷史光影中，去品讀香江、感觸香江並祝福香江、寄盼香江。

報以弦歌

香港位處嶺南境地，與澳門隔海相望，自古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。鴉片戰爭以來，清廷吏治日趨腐敗，中國國運越加衰弱。隨着《南京條約》、《北京條約》和「新界租約」等不平等條約的簽訂，英國逐步侵佔包括香港島、九龍和新界總面積一千零九十二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（即現時整個香港地區的轄域面積）。一九四一年，日軍進犯香港，駐港英軍無力抵抗宣布投降。香港就此淪陷，進入了三年零八個月的「日據時期」。從一八四二年至一九九七年回歸，香港經歷了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歷史。港九上空，長年飄動着「米字旗」；維港海面，利艦堅船在游弋逞威。以英國皇室成員、殖民地官員、香港總督乃至修女神父等命名的港灣、街道、

某次，她臨盆跡象似乎呼之欲出，便再次獨自夜航赴港。一去便杳無音信。我一個職場新人豈敢隨意請假？惶惶不可終日，第二天傍晚下班後坐水上翼船，我急切朝香港碼頭進發。

對很多旅客而言，坐船去香港總是帶着一股莫名的興奮，而我卻在緊張和焦慮的煎熬中穿越那茫茫的伶仃洋。船駛出澳門海域後，波浪的顛簸恍若產婦分娩前的陣痛。我透過玻璃窗看見海面閃爍着粼粼不安的銀光，紫藍的天空下，伶仃洋動黑的胸腹卻好像隨着呼吸，不急不緩地起伏，是那樣的悠然，如一首愜意小夜曲，全然不顧船上那個心頭七上八下的我。

閉上眼睛，我極力不讓自己牽掛妻子的陣痛，極力不去揣測可怕的意外。我倏忽想起十七歲時，自己和母親第一次從家鄉坐船去香港遊玩，大概也經過這片海域。那是香港回歸後的第二年。

記得當年，船駛出新會港，在銀洲湖水面徜徉時，岸邊碧綠的蒲葵便漸行漸遠。船開始加速，很長時間裏，我眼中的海水都是土黃色的，貌似波瀾不驚，直到突然發現海面變得蔚藍、波濤翻滾得彷彿拋起朵朵雪蓮時，就聽到有人喊：「前面就是香港啦！」那，就是有無數匪徒槍戰的地方嗎？是明星振臂一呼、應者雲集的地方嗎？是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東方明珠嗎？其實，香港給我的第一印象並非來自視覺，而是嗅覺。在碼頭，在銅鑼灣，在淺水灣，甚至在海洋公園，都有一縷香水味飄於空氣中，這種氣味雖然與大自然格格不入，但分明是發達工商業醞釀的怡人氣息，雅而不艷，清而不俗。而當走進下榻的西洋菜街時，又是一番聲色犬馬、燈紅酒綠的世俗景象。

過伶仃洋

十七歲那年，課堂上教了〈過零丁洋〉。老師說，香港澳門附近那片海域也叫伶仃洋，正是當年文天祥被押解北上所經之處。父親則說，當年他姐姐、弟弟就是這樣坐船移民去香港的。祖母去世後，姑媽和叔父就很少回內地了。

時光流淌在我心急火燎趕往香港、尋找妻子的海上。好不容易登上碼頭，坐地鐵從上環輾轉到觀塘，衝進醫院時，方知妻子尚平安，只是依舊沒有進一步臨盆的跡象。我既倖倖又失望地跟她短暫言語後便不得不告辭。明早的工作在等着我！她挺着大肚子，略顯蹣跚地送我到病區盡頭，也就只得揮手而別。我很想放緩離開的腳步，但深知越走得慢越被不捨糾纏得死去活來。

幾天後，妻子回到我身邊。

又過了兩周，已是元宵後，她腹痛頻繁，變本加厲，於是急忙登上駛向香港的船，帶着忐忑獨去。而我，作為初來乍到的受訓醫生，依然沒機會陪她一同前往。

可我強烈意識到她是真要生了，擔心她在路上破了羊水。我想追去。兩位帶教醫生，一個不想放行，而另一位則說，還是放他去一趟吧，人生這樣的機會也許只有一回！幸賴她一句話，我得以在中午到達伶仃洋的海面上。

陽光鋪灑在浪花飛舞的伶仃洋，有一種一往無前的感覺，我這次還留意到鷗鷺翱翔、島礁星羅棋布，想起在港島紅棉路舉行簡單婚禮時，路過的陌生人對我們發出由衷的祝福，暖意遂油然而生，我不再糾結於「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裏歎零丁」，反倒吟哦曹孟德北征烏桓、東臨碣石時揮筆的「水何澹澹，山島竦峙」，「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漢燦爛，若出其裏」。

奮楫逐浪向未來——寫在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前夜

●劉景松

公園、建築物隨處可見。英式步操、蘇格蘭風笛以及不時傳入耳膜的意思簡單但意味深長的「Yes Sir」，示露出「國弱受人欺壓、落後就要挨打」的不變真理。

天苦我以風雪，吾報之以弦歌；命運置我於割地賠款的屈辱，吾鎮之以經濟建設大發展的神奇。這既是獅子山下香港人的誓言與行動，更是開拓進取的「獅子山精神」的彰顯與體現。

在香港，獅子山精神已成爲港人的精神高地、香港精神的代言。港人刻苦耐勞、靈活應變、自強不息，堅信奮鬥可以改變命運、創造未來。回顧往昔崢嶸歲月，不難發現，正是在獅子山精神感召下，一代代香港人同舟共濟、精誠合作，香港經濟由此得以蓬勃發展，香港社會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。

二戰以後，勤勞能幹的廣大香港同胞，依託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，發揚敢爲天下先的進取精神，闢新路、開新局、譜新篇。香港由南海之濱的小漁村，一躍成爲高度繁榮的大都市，重要自由港和國際金融、貿易、航運中心、創新科技中心，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城市之一。

熠熠東方之珠

回歸以來，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，香港經濟、社會、政治、文化、科技等領域均有不俗表現，連續二十五年獲世界最自由經濟體殊榮。在《全球金融中心指數》報告中，香港排名全球第三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，爲祖國經濟發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。

由此看來，港人不僅有能力、有智慧把家園管理好、建設好、發展好，而且有條件、有信心、夠資格繼續在國家發展乃至世界舞台上作貢獻、顯身手。躋身全球經濟最發達和生活水平最高榜單的香港，享有魅力之都、美食天堂、購物天堂桂冠的「東方之珠」，熠熠於祖國南疆，讓世界刮目相看。

滿城紫荊艷艷開，奮楫逐浪向未來。回歸祖國二十五年來，香港

全力對接國家發展戰略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二〇一九年，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出台，香港被賦予龍頭角色，將肩負使命，再次發揮改革開放初期敢爲天下先精神，釋放創造力和活力，闖出新路，推動「一國兩制」事業行穩致遠。

回歸之後，無論是「非典」、金融危機，還是新冠肺炎疫情、「修例風波」，都沒能阻擋香港前進的步伐。只要香港有所籲求，祖國必然及時回應。助力當斷，支援立決，惟其如此，才能攜手戰勝前行路上的風風雨雨。

歲月如歌，二十五年彈指一揮間。從戰略和全域高度看，香港利益與國家利益息息相關，香港命運緊繫維繫於祖國發展。祖國好，香港更好；祖國走得遠走得穩健，香港前景更燦爛更輝煌。

我願意隔岸表心意、獻祝福。寄盼香港以回歸爲契機，開創新局面、實現新飛躍。祝福香港同胞——住房更寬敞、創業更順暢、生活更美滿。我堅信，人心歸來的香江，定然由治到興，今朝勝往昔，風采浪漫依然。

當我們面海放歌《東方之珠》，總有獵獵民族魂聚攏汪洋、一種萬衆一心踏征程的氣概迴瀉人間。這首充滿歷史滄桑而不失磅礴大氣的歌曲，記錄並傳遞了時代足音，增進並昇華了同呼吸共命運的民族感情。無論何時何地，只要有國家觀念、民族意識，當《東方之珠》旋律響起，都難免淚濕雙眼、動情落淚。

台島歌者羅大佑，書寫香江回歸事。忽而我想，某年某月某一天，各地一如既往直播香港回歸盛典，倘若澳門歌手領唱《東方之珠》，匯成兩岸四地共慶回歸，該多好。

讓我們期待那一天。

（作者爲澳門學者，文學博士，副教授。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、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與教學。）

更多《明月灣區》內容可瀏覽：《明報月刊》網站：www.mingpaomonthly.com/gbaspecials

《明報》網站：www.mpgba.com > 點選右上方「明月灣區」欄目

明月灣區